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二十辑)

总主编 / 李玉明

夏禹的传说

叶雨青 张培莲 著

禹是我国上古时代夏后氏的部落首领,后经虞舜禅让,担任部落联盟的领袖,是为夏禹。夏禹为治理许多河流、湖泊日益泛滥的洪水,他三过家门而不入,为华夏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

责 编:刘冬梅

张 熔

复 审:余超英

终 审:董高怀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20辑)

夏禹的传说

叶雨青 张培莲 著

*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-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.875 字数:300千字

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(套)

*

ISBN 7-900434-01-1

G·52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 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玉山	马志超	于贵卿	于崇良	王克林
王志超	王宝库	王灵善	王振芳	王家壁
牛崇辉	田中仁	冯素梅	任茂棠	刘 玘
刘在文	刘纬毅	刘振华	刘晓丽	成葆德
齐荣晋	李元庆	李东福	李锐锋	吴广隆
宋丽莉	杨二怀	杨子荣	李建峰	张国祥
张捷夫	张鸿仁	罗广德	陈长禄	胡存悌
赵曙光	郑建国	降大任	郭维明	高 可
高专诚	陶正刚	柴泽俊	秦海轩	梁俊明
谢 恺	董永刚	董占锁	董瑞山	楚 刃
雷忠勤	霍润德			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、大禹降生	(2)
二、举鲧治水	(6)
三、千里寻父	(9)
四、陶城遇舜	(13)
五、罢鲧治水	(16)
六、殛鲧羽山	(19)
七、命禹治水	(23)
八、禹凿龙门	(26)
九、治理黄河	(30)
十、娶涂山女	(33)
十一、禹总百揆	(37)
十二、禹继舜位	(41)
十三、上古贤君	(44)

引 子

禹是我国上古时代历史传说中的领袖人物。他是夏后氏的部落首领,后经虞舜禅让,担任部落联盟的领袖,他为华夏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禹生活在原始社会即将结束、奴隶制社会即将产生的公元前 22 世纪。传说禹青年时就帮其父鲧治水,鲧治水失败后,禹独自担当治水大任。在原始社会极端落后的条件下,他治水 13 年,三过家门而不入,其英勇勤劳的献身精神,成为中华民族奉献精神的光辉典范,乃至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,妇孺皆知,万代传颂,大禹精神永远树立在亿万国人的心中。禹全力拥戴虞舜,率领他的夏后氏部落,积极投入到陶唐氏和有虞氏的部落联盟中,实现了三大部落的大结盟大融合,为华夏民族的形成,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创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。尤其是禹担任了部落联盟领袖后,他勤政爱民,公正治世,拒美酒,远佞人,不顾年高,多次与各方部落会盟联络,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伟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。大禹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治水英雄,而且还是华夏文明的创始人,他的功德与天地并存,与日月争光。

根据文献记载和历代学者的深入研究,尤其是西周青铜器《公簋》铭文:“天命禹敷土,随山濬川”的记载,肯定了大禹治水的历史事实,说明大禹确有其人,也说明尧舜禹的历史传说,从上古时代已深入人心,一代一代流传下来,虽

然其中掺杂有神话夸张的成份，也有以讹传讹的现象，但摒除了神话及虚假的现象，会呈现一幅真实的威武雄壮的尧舜禹时代的历史画卷。

一、大禹降生

禹，史称夏禹，又称戎禹、大禹。传说大禹是黄帝的五世孙，黄帝生昌意，昌意生颡项，颡项生鲧，鲧生禹。

五代中三人为君，二人为臣。曾有人持疑鲧不是颡项之子，这种怀疑还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传统尊崇的上古五帝是：黄帝、颡项、帝喾、尧、舜。而传说鲧是颡项的儿子，后来又当了尧和舜的臣，被舜派的火正祝融处决于羽山。尧和颡项中间隔了一代君王帝喾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引皇甫谧注说：“（喾）在位七十七年，年百五岁。”皇甫谧又说：“（颡项）在位七十八年，年九十八。”假设颡项60岁生鲧，帝喾崩时，鲧已经115岁了，怎么能作尧舜的臣子呢？由于上古是传说时代，历史文献只是记载了鲧是颡项的儿子。如果从年龄推算，帝喾传帝挚在位9年，尧在位73年由舜摄政，颡项与鲧之间至少还应有三代传承。不过据此我们可以认定，鲧是颡项一枝传承，禹是轩辕黄帝一脉的。

鲧的部落在崇地，所以称崇伯鲧，或称有崇伯鲧。关于崇地，一说今陕西鄠县东，一说今河南嵩县北。传说鲧的品行为人实在糟糕，用尧的话说，鲧“方命圯族”，就是说，鲧性很戾，毁败善类。大家都知道鲧的恶名，传说他是尧时的“四

凶”之一，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梼杌”。梼杌是传说中西方的一种恶兽，形状象虎，长着狗的毛发，人的面孔，虎的爪子，猪口牙，身長虽只2尺，尾巴却有1丈8尺，搅乱兽界。因性凶狠，又名傲狠，又名难训。

人们用恶兽比喻鲧，说明鲧性格狠戾，自以为是，刚愎自用。鲧年青时曾在部落联盟里做过事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办事果决。后来他见自己执掌不了大权，就回到了自己的崇部落，不到几年就作了崇部落的首领，大家称他崇伯鲧，算是对他的尊称。鲧作了首领后，容不得不同意见，且常常殴打善良之人，以致引起众怒，便逃出部落，一路往西南，到一处名叫石纽的地方，就是现在四川省北川县石纽的地方住下来，四川省北川县距陕西郿县约千余里，因此，崇地可能是今陕西户县。

鲧娶有莘氏女子女嬉为妻，女嬉又名修己，亦名女狄。一天，女嬉到砥山汲水，西天的太阳将蓝天照耀得格外晶亮，蔚蓝的天空上飘浮着一朵白色的云彩，女嬉来到溪边，抬头看见雪白的云彩里象是掉下一块晶莹的东西，落进了溪水。女嬉正要用罐在溪中汲水，忽见溪中一枚石子，浑圆晶亮，形若薏苡，又如同明珠。女嬉捡了石子，细细把玩，爱不释手。两手捧罐汲水时，便将石子含在嘴里，捧罐时一用力，那石子骨碌滚进女嬉肚腹，顿时一股热气直冲小腹，女嬉极为惊疑。夜里，女嬉梦见自己来到一座高山上，山高得几乎与天相接，女嬉站在高高的山颠，极为惊慌。忽然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位高大的男子，身体魁梧，虎鼻大口。那男子揖礼后说道：“吾乃古之大禹，女娲十九代孙，寿360岁，修

道成仙，至今已 3600 年。吾观世间洪水滔天，生灵淹溺，人类受难。吾熟识水性，欲救万民，便化作石子，以求降生世上，今被你吞进肚里，吾已做了你的儿子。”女嬉极为吃惊，慌忙躲避那魁伟的陌生男子，一失足，从山颠上跌了下来，却怎么也掉不到地上，惊得大喊起来，却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夜黑沉沉的，鲛听到喊声也醒了。鲛问道：“喊啥哩！有啥怕的。”女嬉将白日汲水吞石及梦中情景告诉鲛。鲛喜道：“好哇！天神化身做了咱们儿子。”女嬉问道：“难道真的有天神？我吞下的石子真的是神变化的？”鲛道：“你信则有，神无处不在。”女嬉道：“噢！这么说来，咱们的儿子将来一定非同寻常。”鲛道：“咱儿子必定有经天纬地之才。”

女嬉自怀有身孕后，至十月妊娠期满，并不见生产，又过了 4 个月，女嬉忽然胁痛剧烈，顿时昏了过去。鲛见状极为吃惊，见女嬉胁部隆胀，肚腹却偏平，心想：“莫非胁部生子？”想到古时曾有人胁部生子，但须用刀剖出婴儿。立即找来刀子，烧了锅热水备用，用刀尖小心地从女嬉胁部下皮肤割开口子，从刀口里找见蠕动的婴儿及胞衣，开大刀口，一点一点极小心地掏出胞衣裹着的婴儿，果然是个男孩儿。鲛急忙包扎女嬉的伤口，用葛布包裹扎紧胁背。又剪断小儿脐带，包扎妥贴，为小儿洗浴净身。待一切收拾好后，鲛已累得筋疲力尽，却也不敢睡觉，边休息边观察着女嬉和婴儿。

良久女嬉才苏醒，却并不知生儿过程。鲛将情形一一告知，女嬉极感奇异，觉得胁背部痛疼无比。细观小儿，与梦中人极像，虎鼻大口，龙角珠庭，两耳参缕，胸有黑子，如同北斗，左手有黑子十七，状貌非凡。夫妇商量给儿子起名字。因

为梦见大禹托生，便起名为“禹”；因为胸有斗文，承天之命，又叫文命；鼻子高广，天庭饱满，故字高密。禹出生的这一年，是尧做部落联盟首领的第54年。今四川省北川县石纽山有地名“剝儿坪”，传说是大禹降生的地方。

由于上古没有文字记载，神话传说就成了上古历史的信史时代。关于大禹的出生，还有一种充满神话的传说。传说鲧是一位天神，他为了救遭受洪水灾害的百姓们，偷了天帝的宝物“息壤”，到下界堙塞洪水。后被天帝发现，收回息壤，鲧在羽山被杀后，因为他治水大业未成，这是他最大的遗憾，所以精魂不死，尸体三年没有腐烂，他的体内孕育着新的生命，就是他的儿子大禹。他用自己的精血喂养这小生命，让他长大后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。禹在鲧的肚子里生长了三年，具备了超越他父亲鲧的种种神力。天帝听说鲧的尸体三年不腐烂，害怕鲧的尸体会变成什么威力巨大的妖怪，派遣一名天神，带着称作“吴刀”的宝刀，前去解剖鲧的尸体。天神用吴刀剖开鲧的尸体，天神还没有砍下第二刀，那鲧剖开的肚子里，突然飞出一条龙，头上长着角，盘旋腾跃中越来越大，升上天空飞走了，这条龙就是大禹。那鲧的尸体也化为黄熊，跳进羽山旁的羽渊。古人将鲧和大禹神格化，充分肯定和赞美了鲧禹父子前赴后继，治理洪水，为民造福的献身精神和不朽人格。

二、举鲧治水

却说尧舜禹时正值原始社会末期，正是部落遍布天下的时候。尧和舜被称为帝是后人尊崇的，其实尧是陶唐氏部落首领，居地在今山西临汾市；舜是有虞氏部落首领，居地在今山西永济市；禹是夏后氏部落首领，居地在今山西夏县。后来尧舜实现了部落大联合，晋南成为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，这就是最初的华夏，后来成了夏朝的夏都安邑的京畿之地。《左传》说，禹时执玉帛者万国。尧舜禹在晋南的部落联盟，被有的学者称作联邦制王朝，《左传》说的万国，就是上万个部落，分别称作酋邦王国。在上万个部落遍布的中华大地，尧舜禹的部落联盟地域最大，势力最强，文明化程度也最高，虽然不能对四方（东方九夷、北方八狄、西方七戎、南方六蛮）各部落实施领导，但四方各部落畏服而称尧舜联盟为华夏，又称“中国”（帝王所都为中，故曰中国）。

尧作了部落首领后，先是大旱，传说十日并出，后来又爆发了大洪水，最初洪水在尧都平阳（今山西临汾市）西边的孟门山一带暴发。尧向来民主，征求众臣意见，选择治水之人。众臣推荐共工孔壬治水。共工是尧时“四凶”之一，他去了孟门山后，并不认真治水，只是暗中与驩兜和三苗联络不断，几个恶人妄图搅乱天下，结果洪水越治越大。洪水淹没了平川，包围了丘陵，百姓们攀树木，登高山，以避洪水。

尧面对滔天的洪水，忧心如焚，再次与众臣商议治水，

尧问四岳：“啊，四岳，滔天的洪水危害着人类，大水包围了丘陵高山，淹没了平原，浩浩荡荡，直逼云天。百姓们都在盼望询问，能让洪水得到治理吗？”四岳和众臣异口同声地推荐鲧能治理洪水。尧说：“不对啊！他刚愎自用，弃教违命，危害族人，如何统率众人治水？！”四岳和众臣再次恳求：“起用吧！让鲧试一试，可以就用他。”尧说：“那就让鲧去吧。”

鲧全家仍住在石纽，其时禹已7岁，聪明伶俐，智慧超人，鲧善学而知识渊博，将自己的知识尽数传禹。禹年龄虽小，却能接受理解，且悟性极高，常提出问题与鲧探讨，尤其酷爱山河水势，有时诘问再三，几乎难倒其父。父子俩常常细心研讨，鲧总是耐心诠释。晚年得子，夫妇原本极为疼爱，禹小小年纪竟如此聪慧，更惹得鲧百般呵护，教习更为勤谨。

尧既与群臣商定让鲧治水，便派出使者，宣鲧进都。使者先到崇地，崇部落首领说：“鲧多年前早去了西南方向，听说住在一个名叫石纽的地方。”使者往西南方打探前行，终于在石纽找到了鲧。鲧听说尧请他去尧都平阳治水，竟一口回绝，说：“老夫年事已高，无意功名，恕不能前往。”使者言语诚恳，再三请求，鲧却怎么也不答应。看看天色已晚，使者说：“先生今晚再想想此事，尧帝和百姓们望先生如望云霓，天也晚啦，我明日再来。”

次日，使者和当地部落酋长一同前来，使者再三劝鲧道：“先生在此优哉悠哉，却不知平阳一带的洪水有多大，那大水从孟门山喷涌而出，淹没了汾河下游一带平原，水面漂着百姓们的尸体，真是惨不忍睹，先生坐视不管，于心何忍

啊！”说着便泪流纵横，酋长亦为之动容，一边劝道：“尧帝和大众既然这么看重先生，先生还是去吧，千万别拂了大家的一片好意，家里但请放心，一切有我和大伙帮忙料理。”鲧至此不再固执己见，慨然允诺。

鲧将家中事务交代女嬉，女嬉劝道：“你一把年纪了还治什么水，还是让年青人去吧。”却遭到鲧的呵责，女嬉无话可说，含泪为鲧收拾行装。鲧又对女嬉说：“禹儿自小聪颖，我走后，无法再教导禹儿，或请师，或送禹外出学习，千万不可误了禹儿的学业。”

鲧和使者们晓行夜宿，历尽艰辛，来到平阳。尧召见鲧说：“你曾为前朝出力，如今诸臣荐你治水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鲧道：“帝能专心任臣，臣十年必能治平水患。”尧道：“那就去吧，谨慎从事。”

鲧察看水势，只见洪水横流，平地皆成水乡泽国。他询问跟随共工治水的人员，“共工治河之法？”随员答道：“筑堤堵水，不使泛滥，谁知水大，这边堵住，那边决口，真是堵不胜堵，反而越堵越凶。”鲧笑道：“筑堤堵水，只可治得小水，特大之水，焉能堵得。”

深夜，格外寂静，星星在遥远的夜空眨着神秘的眼睛。鲧躺在床上，辗转难眠，苦苦思考治水良策。窗外传来谈话声。

“天帝有一种宝物叫息壤，是治水的法宝。”

“我听说过，息壤是一种生长不息的土壤，只要放一点在泥土里，很快就生长加高，增高如山，用息壤筑堤，还怕洪水泛滥么！”

“息壤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有天神看守，只有某日子时片刻时间天神轮值，无神看守。”

鲧悄悄走到窗前，就听见一只鸟展翅飞去，夜空里传来猫头鹰凄厉尖啸的叫声，原来是猫头鹰和乌龟在交谈。

鲧心中大喜，以为天赐良方。立即准备口袋等器具，率人秘密出发，专待子时吉时，挖取息壤，治理洪水。

鲧督导民夫，从平阳周围开始筑堤堵水。鲧筑堤拦洪，将息壤搅进堤坝，水涨堤也长，很快长成一道九仞大堤，将洪水包堵起来。平阳附近的洪水堵住了，陆地渐渐裸露，长出一片新绿。人们欢呼跳跃，重返家园，在遭受苦难的大地重建新的基业。

三、千里寻父

鲧离家后，女嬉请了位名叫墨如的老先生教禹。

先生教禹说：“你定要学治国之道，仁是君王的法宝，施政要从仁；礼是国的体制，无礼不能从仁；民是国的根本，治国兴邦要合民意。”

禹道：“我知道先生教导之意，是说做君王者必施仁政，施仁政先要让民知礼，民知礼国易治，治国者先要得民心，顺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”

先生说：“你已懂得融会贯通的道理，甚好，切记要做明君贤臣，必须修身养德，明道识理，敬天爱民，安远抚近，体恤鳏孤，施行仁善之政。”

先生又说：“你长成后必有益于国，故必须知君臣之道，君失其道，必失其国；臣失其事，必失其位。”禹问：“君何以知其臣？”小小年纪竟先问君事，先生暗暗称奇，教道：“为君重在知其臣，德不高不可让他居高位，功不高不可施厚禄，才不能不可让他任官职。大德至仁才可以授予国柄，贤而谦让才可以给予尊位，罚不避亲贵可以让他统帅军队，恪尽职守可以让他治理县邑。明察臣子，选贤任能，这是为君者首先应做到的。”

墨如教禹三年，给禹推荐高人西王国。西王国住在深山，见了墨如荐柬，仔细端详禹，说道：“我本已不授徒，但你与我有这师徒之缘。”接着讲道：“大道未行，天地混沌，大道始行，天成而地稳。山川河流遍布，始有万物生长。山的本性是上，水的本性是下，山往上长而水往下流。天广而地博，物阜而民丰。山高易折，水多易藏。你切记，海是藏水之库，治大水要疏导，引洪水入海。这是顺天道行事，必地平天成，大道畅行。”

西王国教禹山川地理水土知识，涉猎极为广泛。如此三年，禹的学识已远远超乎常人。正在此时，女嬉却病入膏肓，皆因她剖胁生禹而大伤元气，常年药不离口，如今终于坚持不下去了。弥留之际，女嬉含泪嘱咐禹道：“我怕是不行了，我死后，你……你不必为我守孝，快找你父去。”禹跪在女嬉床前，含泪点头应允。女嬉将禹托付邻居照管，女嬉平日里与邻居相处甚好，邻人无不垂泪而点头。女嬉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说：“如此我放心地去啦！”说完与世长辞。禹悲痛欲绝，格外哀伤。邻居们四下张罗，安葬了女嬉。

禹遵母生前嘱咐，决计前往平阳寻父。临行前，拜望墨如和西王国两位恩师。墨如说：“你这一去，必遇异人，当施鸿鹄之志，平阳乃尧之都，号称‘中国’，物阜民丰，人杰地灵。可在彼地兴大业，千万不可轻易弃之，但遇再难之事，也要知难而进。从此鱼游大海，鹰翔长空，也不枉我等教你一番。”

禹又拜别西王国先生，却见先生屋外站着两个壮汉。西王国先生嘱禹道：“你此去恐难再返回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不必牵挂故物，然今后行事，且记必循道而行，凡事顺其道必昌，逆其道必败。”

说完叫进门外两名壮汉，对禹说：“此二人一个名叫真窥，一个名叫横革，皆有搏虎擒狼之技，愿随你前往平阳，一则途中保护你，二则将来助你建功立业。”禹谢过恩师，与真窥、横革二人又拜别乡邻，前往平阳而去。

三人途中，禹除了走路累点，倒没吃什么苦，真窥和横革每人行囊里都装了十几枚比鸡蛋小点的鹅卵石，但见山雉野兔，二人掏出石子，随手掷去，击中猎物，拔毛剥皮，装入陶罐，升火烹煮，居然香飘数里，极为可口。三人遇山翻越，遇水涉渡，水深坐船，水浅则由真窥或横革背禹涉渡。一天，他们走进一座山林，忽有两只狼拦在当路，真窥走在前面，见到狼，也不与后面的人商量，挥起大棒冲上前，只一棒挥去，那两只狼窜向两边，木棒打在狼蹲的路上，断作两截，两只狼躲过击来的木棒，疾速从两边向真窥扑来，真窥并不躲避，右手将断棒捅进扑来的狼嘴里，断棒从狼的后脖子上捅出来。左拳猛击，击中左侧扑来的狼前胸，两只恶狼片刻

间倒毙在真窥脚下。禹赞道：“真好功夫！”真窥道：“我兄弟横革功夫才好哪！”两个年青人立即动手，剥下狼皮，洗净狼肉，架起沙锅，煮了一锅香喷的狼肉，三人围着沙锅吃了起来。

路上，免不了走过了歇宿的村庄，也有路途中上百里无人烟，但凡野宿，真窥和横革便为禹铺好草铺，又砍了大堆的柴，两人点旺篝火，轮流值夜。路途中有两位壮汉护卫猎兽，既不缺食物，又极为安全。不觉间距平阳只有四百里的路程，这天走进有虞氏部落境内，三人远远望见一座大都镇，就是后来舜的都城蒲坂（今山西永济）。但见熙熙攘攘的人流涌向蒲坂，人们带着鱼虾肉蔬等物品，到蒲坂集市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，那是从远古传下的规矩，以日中为市。禹心情格外好，这儿果然是中原之地，真个物阜民丰，地里庄稼茂盛，村镇房屋轩敞，行走的人物轩昂。三人来到蒲坂，好大的一座都市，一栋栋房屋鳞次栉比，街道宽敞，人来人往。三人观看街景良久，走进一条巷道内的一户人家，真窥用一张狼皮给三人换了一顿午饭。主妇张罗着为禹三人做饭，炒野山菇、炒青菜、炒青豆角、腌鹿肉，面食格外好吃，禹吃得极香甜。饭后，三人出了蒲坂，往北行去，走出30里，只见一片高地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陶窑，只见上百处的窑口，炭火熊熊，浓烟滚滚，极为壮观。禹来到了蒲坂城北的陶城。

四、陶城遇舜

陶城在蒲坂北边，因位于黄河之滨，又名河滨，传说舜陶河滨，就是说舜在河滨制作陶器。

却说禹来到陶城，只见上百的窑口，炭火熊熊，浓烟滚滚，极为壮观。禹边走边看，只见那烧好的陶器，形制精巧，质地均佳。这时，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迎上来，笑问道：“几位是不是来看货的？”他中等个儿，身体强壮，面皮黝黑，目光炯炯，眼珠长着双瞳仁。禹施礼道：“我们路过这儿。”青年又问：“贵客尊姓？从何而来？”禹道：“吾名禹，字高密，从西戎前来，寻吾父鲧。”青年拱手道：“失敬！失敬！原来是崇伯公子。吾姓姚，名舜，字仲华，在此制陶，几位若不嫌弃，可否到舍下一叙？”禹恭敬道：“我等从西戎来到中原，进入蒲坂境内，时常听人说起阁下耕历山，渔雷泽，陶河滨，劝民礼让，果然蒲坂境内人人礼义谦让，民风淳厚，自与四方蛮夷戎狄争抢劫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，难怪这里的人们都尊称阁下为都君。今日能与阁下相识，实在荣幸！”舜谦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不过虚名而已。既然我等有缘相会，请随我来。”

禹随舜来到陶窑边的一座茅屋，二人分宾主坐定，舜为禹等端水倒茶后，便毫无拘束地交谈起来，两人谈得十分投机，相互感到非常亲切。禹虽然是位少年，比舜小十四岁，舜并没感到禹是个小孩，却仿佛同龄人一般，两人无话不谈，从部落事务，到人生志向品行，最后又谈到水患。舜道：“崇